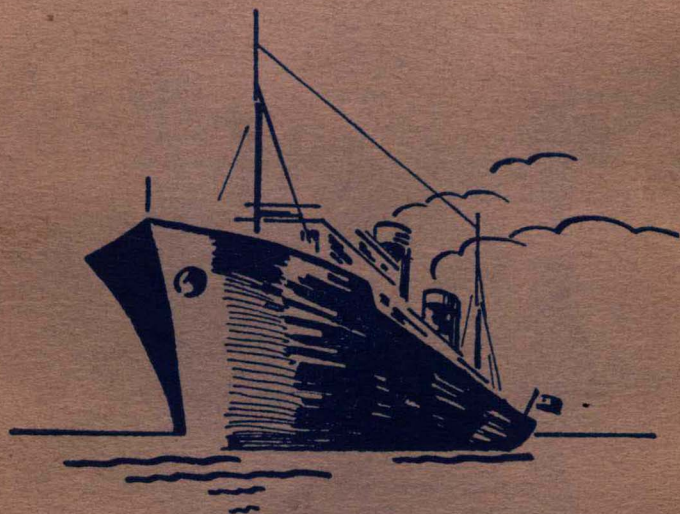


意國留踪記

著 成 盛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意國留踪記

盛成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 月發行
民國二十八年 月再版

意國留踪記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盛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黃文瀨 柳啓新) (二一六六〇)

卷頭語

這是一本很難分門別類的書。說它是遊記，它也夾雜了許多隨筆。說它是隨筆，它又夾雜了許多詩歌。本想用書中的女主角，來命名這本書，叫它「露意莎」。這本書又不是小說，露意莎又不是全卷的主角。

作者的目的是介紹意大利，介紹歐洲精神，唯最是介紹文藝復興。不是從外面的介紹，而是從事於內心的介紹。

所以化合了神曲和十日談的體裁，來寫這一部意國留踪記，

盛成 二十五年七月十日

意國留踪記目錄

卷頭語

她的鸚哥

兩個朋友

七百週年

威尼斯城

酒城一日

末日裁判

生命意識

文藝復興

游行教育

十里漁村

目錄

一

九

九

元

四

五

五

三

九

五

地下有人	八一
古往今來	六七
東南西北	九三
浪跡江湖	九七
血海潮中	一〇一
蜘蛛對舞	一〇九
詩人遺風	一二五
斐翠洞口	一二一
火焰冲天	一二七
上羅馬去	一三三
天下一奇	一三九
外來居上	一四五
歐洲精神	一四九

意國留踪記

她的鸚哥

我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到意大利的，由米蘭一直到巴都。我去那裏是讀書還是進工廠，並無預定計畫，火車將我運到目的地，走出車站，就不辨東西南北。一身而外，還有行李，計共衣書一箱，背在肩上。腰中還剩有三百力兒（意幣）。忽然來了一位接客，將我領到一家不大不小，對我還算湊合的公寓中去。當時走了一段長街，經過許多建築物，我左顧右盼，耳聞目察，忙得厲害。最後走進了一條巷子裏去，才算到了。公寓主人，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徐娘，她一見了我，就說：『親愛！你從那裏來的啊？……吃午餐沒有？……』我覺那種樣子，在法國是不曾遇見過。見外國人，這般親熱！我進了臥室，問了價錢，她半天說不出一句。她最後說你住下吧，那都好說的，我看你不是一位有錢的人，我們也不能多問你要，等晚上我的丈夫

回來再說吧。我半懂半不懂意大利話，她又說半句法國話，夾半句意國話，每說一句，必問我懂了麼？她擺下桌子，請我喫午餐。我滿心裏還想着我臨行之前法國朋友對我所說的話：意大利人都是盜賊。正吃「西紅柿燴通心麵」這盆意大利家常菜的時候，進來了一位黃頭髮藍眼睛的白人，他恭恭敬敬地坐在我的對面，同時向我行了一個敬禮，說了一句日安。他就問我，『你來賣些甚麼東西？』我就用法國話回答他道：『我不來賣腦子就來賣手的。』他聽了我這句話之後，就站起來，向我握手說道：我們都是同志。我才知道他是德國人姓畢特納名海拜兒，現在大學出版社當伙計，餬口謀生。他家住在漢堡，歐戰時他在法國北方作戰，前後三年。他到意國也有兩年了。他午晚兩餐，都來公寓裏用膳。當時他也問了我的經歷。忽然，他說今天報載巴黎中國公使遇刺，你認識這位刺客嗎？我笑了答道公使與刺客都認識，暗殺案中的女主角。是中國最有名的大革命家。他道：『咳！前幾天佛蘭克福日報，登了她一段很長的巴黎通信，其中說她開煙燈、開賭場、常有中外冠蓋往來其間，說還有三五成羣的天香國色，參雜在這裏，這話屬實麼？』我連連搖

頭。他說：『佛蘭克福日報，是德國最大的報紙，素來的態度，非常正大，不能侮蔑了一位鄭……吧？』我向他笑了一笑。他吃完了飯就走了。我也回到房間，大睡一覺，一直到燈明才起來。急忙跑出去看看，好一座明廓。原來意大利城市的建築，全是巴黎王宮場的型式。兩邊常是三層樓房，樓下門前是一條穹窿半面的穿廊；如果不看裏面，好像一條無邊的拱柱支持的隧道。這時燈火萬千，一時爭明鬬燄，焯爍輝煌，煞是文藝復興的本來面目。街心日光未死，頻頻向廊市射來，又好像自然仍要來參加夜會似的。這時我正走在丹丁與焦陀的塑像面前，凝眸注視，栩栩如生。隨後急歸晚餐，時座上客已滿，海拜兒呼我，同時介紹了我許多朋友，其中有一位瓦爾大，乃十八世紀大物理學家的後裔，他現也在巴都大學研究電科。吃晚餐後，大家一齊，將我擁上大街，到拜德樂記咖啡館，走前堂直穿後堂，又由後堂再穿回前堂，然後在前堂東廂鄰近大街的桌上坐下了，一齊有二十多位。此時人愈聚愈多，純是各院的大學生，其中以理院爲最多，大家都是一見如故。你也問，他也問，所問的都是一樣的話，更找不出兩樣的回答。最後有人問我，你逛過「佳蓆煖」麼？

海拜兒繙譯道：「公開的居室。」我當時面紅耳赤，回不出半句話，實在不會去逛過。他們說：走！我以爲到別處去賞春景，那知道我已到了一家門口，鈴響門開，出來了一位滿面堆下笑容的少婦，請我們進去。到了裏面，只聽叫了一聲，那個美術展覽室裏，聚滿了鶯鶯燕燕，我這才知道那裏是「佳蓆煖」，這些是「小女兒」。她們一齊走到我的面前來，我就將椅子向後退，同時我覺得很不自在。他們以爲這家這些小女兒都沒一個中了我的意，互相說道：我們去別家！於是乎一擁而出，又到了一家。小女兒格外的多。我不自在的狀態格外的顯露出來。後來，我向海拜兒說道：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從來不曾逛過「公開的居室」。他回我說：「我不愛此道。」大家問我，你喜歡那一個？黃頭髮的還是黑頭髮的？我當時問那一個黑頭髮的小女兒是甚麼地方生長的。她嬌滴滴的聲音操着意大利音樂的語言，向我凝眸斜睨的訴道：我……我是威麗斯商人的小女兒。……說着她眼紅了，我臉也紅了。海拜兒對我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必非偶然。何妨同她上樓去坐坐呢！」我裝着不曾聽見，仍然低頭無語，不作絲毫的表示。那是我第一次，我實在笨得很，

幸天垂憐我吧！海拜兒隨我回公寓，男主人回來了，說每月至少要二百四十力兒。海拜兒對我道：『你今晚權住一宵，明日我替你尋房子去。』我也想如此，不然，豈不要在文藝之邦，將享受絕糧的滋味麼？我只得又睡下，不能安寐，種種情緒，迴環盤曲着我的腦海，怎麼，這個小女兒，偏偏落在佳蓆煖！怎麼，這個聰明的海拜兒，却又埋沒在書賈蹂躪之下！怎麼社會上不造就可造之人，反而成全許多猴羊豬狗與老鼠，見了老虎，可以領人羣上人道自然的軌道，反倒來壓制它，阻撓它，撲殺它，還要說它是害蟲。不知不覺我拿出了一本紅樓夢，翻開一閱，正是一享福人福深還禱福，癡情女情重愈斟情。——這是我第十六次讀石頭記，從海外入故土，不覺朦朧睡去。夜半如廁，月明在窗，猛誦太白之詩，不忍卒讀，急埋頭睡去。翌日清晨，海拜兒即來，告我曰：『汝可以同我寄居在一老貞姑之家，月費不過一百五十力兒。』我聽了這話，欣喜非常！當日午後，急料理搬家。海拜兒領我出了公寓，沿愛麥呂愛來大道。前行不久，在廊下候人開門，啓戶者爲一老婦，我知其爲主人，向之行一鞠躬禮。海拜兒代我介紹，說出她的名姓；小字康娣黛是無隱無私的娟名。她已鶴背

鷄皮，蓬頭豁齒；然而一雙眸子，炯炯凌人。進門爲一過道，直達樓下客室，當中是一幅拿破崙將軍肖像。猛聽一聲：『日安。』擡頭一看，原來是一隻鸚哥。紅頰綠衣冠，胸腹不白，羽毛中偏側處有三五翎翰，獨顯赤色；眼眸突出，足二趾向前，二趾向後；嘴上脣鉤曲，覆其下脣，表示天覆地載之妙諦。鸚哥！鸚哥！却有妙舌。康娣黛介紹我對它說：『鸚哥！這是新來的小哥兒。』她又接着對我說：『這是我的鸚哥嬌兒。』鸚哥隨即說道：『小哥兒，我愛你，我愛你這青春。』我當時似甚驚訝。康娣黛、海拜兒已領我上樓看房間，這間臥室真好，也是康娣黛日常無事精思密慮佈置成這樣的房間。她問：『中你的意嗎？』我說：『不敢消受。』海拜兒說：『成，你權且住下吧！』當夜月色分外清明，聖丹多納無樑殿，植物園，千百像林的洋場，過去許多人的足跡。好像當時自然開了我的鎖，叫我回想鸚哥兒的話：『我愛你這青春。』過了兩天，我進了學校，因爲巴都大學校長路加代羅，是一位仁慈的長者。他以爲有志向學的人，都應該給他求學的機會，聽說他在少年時，也是窮困得很。所以他特別同情這位不遠萬里而來的勤工儉學生。我也和階級不同的人家子弟，互相磋

磨，互相砥礪。我們班上有三位女郎：一位戴白帽子的，一位戴綠帽子的，一位戴紅帽子的。我倒注意那位戴白帽子的，因為她的姓名，是法國字，容易記憶。她父親是法國人，母親米蘭人。她却注意一位捷克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伴。後來，那位戴紅帽子的，坐近我的位子，不時同我說話。我因為意大利的話，說得不好，懶得理她。她反倒殷勤來教我。後來她知道我和海拜兒住在一道，耶穌復活節前一天的晚上，她特約了海拜兒同我去，還有那戴白帽子的，她不喜歡那戴綠帽子的，嫌她人太俗。她家住在天仙路十三號，是一座古房子，完全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我進了門，好像是看了電影，上了銀幕，來演劇似的。通報之後，她穿了一身純紅的衣裳出來迎接我們。她非天仙而何？我而紅更說不出半句話來。晚間用膳，全是古例。飯後，她坐在躺椅上，請海拜兒彈鋼琴。海拜兒奏了巴哈的馬太受難曲，她接着奏了貝多芬第六合奏。我既莫明其妙，好像我又明其妙，弄得我自己真正莫明其妙；心裏不住的冒火，我真覺得奇怪，莫明其妙，難道音樂將我陶醉了麼？夜間回家之後，渾身發熱，不能安枕，左顛右倒，屢起屢臥，浩浩星河，脈脈無語！第二天早起，康娣黛對我說：『昨

天，戴紅帽子的姑娘請你去宴會，昨天，戴紅帽子的姑娘，請你去宴會。『鸚哥接着道：『昨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請你去宴會。小哥，我愛你，我愛你這青春。』後來那戴紅帽子的不斷的來看我。每次她走之後，老貞姑康娣黛必然得說：『今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今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鸚哥兒接着道：『今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小哥，我愛你，我愛你這青春。』我離了巴都，看了易卜生的海上婦人這幕戲，這才明白鸚哥兒所說的話，我這才想起她的鸚哥。可惜窗前叢綠，已是夏日當頭了。

兩個朋友

四月的一日海拜兒忽然愁眉不展的向我道：『人既不自由，死又太重……』他說到此，停住不說了，他那雙碧綠的瞳人兒，滾上滾下，好像對我訴出滿天地的貧苦。我問：『海拜兒，你每天回來這樣晚，你在書店裏做些甚麼？』他說：『我呵！我看書。』我說：『好福氣，做看書的生意，過看書日子，你還覺苦嗎？』海拜兒眼睛圓了，口中吐出這句話：『我要是秦始皇我一定要焚書，至少要焚這些令人不得不看的書籍。』我問：『海拜兒，你每日看些甚麼書？』他嘆口氣道：『天啦！天天出的書，一百本裏找不出一篇好文章，你看，我拿二百五十力兒一月來看這些白紙上堆下些黑烏鴉，晚上還要做報告給總公司，對每本書還要做大堆無味的批評。我心裏要說；在丹台（Dante）看來應該到滌罪所去，在丹冬（Danton）看來，要送他上斷頭臺，我筆下却寫道：這本書是最時髦，最新式，最合讀者的口味，最受社會的歡迎，我心裏要說王八羔子，豬弟子，狗門人，你也配寫書嗎？我筆下寫道。此人意

如龍吟，筆如虎嘯，領袖左派文壇，寫出普羅文字，不問社會主義如何？至少銷路很廣，生意如春意，財源似水源，資本主義，大可投機於社會主義的買賣，不妨替他預備出一個商品陳列窗來，代他做一次清一色的廣告。我筆才丟下來，我自己罵自己：『你這無賴的東西，金錢的奴隸，爲着肚子，甚麼都看，甚麼都聽，甚麼都說，甚麼都寫，噫！你這無賴的東西，金錢的奴隸。』我聽了他這一番話之後，不能作聲，心中有無限同情的淒楚，一時找不出話來安慰他。他咧，他很愛我，他就爬在我的牀上，他回頭拿着兩隻凝眸，不斷的來注視我，我呢，坐在書案的近邊，態度格外誠懇，面容十分莊嚴。他忽然對我說：『這個社會，種種壓迫我們，金錢情感，種種都受痛苦的壓迫，我只愛王爾德，也只有他，才能透徹地了解我們。』我答他道：『我並非不愛王爾德，可惜我不能做王爾德，然而我很願意極力來了解人類的種種方面。』海拜兒道：『我很苦，我有個至好的女友，她萬分的愛我，我有心愛她，但是我無力愛她，我愛的人，反不愛我。』我說：『噯！我這蠢人，最近才知道愛是甚麼東西，令我發了三天大寒大熱。現在我心中裝得滿滿的，加不得一絲一忽兒，就是……，我也

不愛，……男人令我生厭，我忍不住雄氣。金錢，你儘管放心，你那公司債務，都在我身上，你還了債之後，可以遠走高飛，自然不必再來受賄氣了。」第二天早晨，我將袋中剩下的二百五十力兒，一齊送把海拜兒，讓他去還債。午餐時，他回來說：『小舅子不肯收我的錢，反問我錢從甚麼地方來的，混蛋！窮人都不應該還債麼？一定要拿苦工去填富窟，真正混蛋！資本的走狗，他也是賣，我也是賣，他以為我賣把他，替分公司經理當伙計，其實王八羔子，他也是賣把總公司，當分經理。他是強盜碰着賊，我是大貧遇着小貧，這個王八羔子，他畢竟收了我的錢，今天晚上報告總公司，明日註銷我的黑奴契約。後天起，我可以做一個自由工人了。』我不斷的沉思，勞工神聖中，那裏來了一種勞工奴隸，引動我想起歐戰時的華工，每日只賺五個佛郎。海拜兒，你真幸福，遇見我這位工人拿二百五十個單位，救出你的自由。我想我受資本家的惡氣，以及工頭耀武揚威的呼斥，加上小總理大工頭麻木不仁的待遇，我很感激辛克萊以及他那枝鐵筆，我就不知不覺的將我血汗賺來的工資，慷慨地交把一位初相識的同志。我同時是報仇，同時是雪恥，明日的問題只有交